

# 青春

作者: 日月卿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仲夏的陽光熱情如火，毫不吝嗇地照耀著大地上的每一分、每一寸。娜娜麻利地將及肩的短髮束成一道小馬尾，揹著單肩袋踏進了校園之中。「今年是最後一年看著他了吧？」娜娜看著鄰座的子言心想。擅長文學的子言待人處事十分溫柔，總是捨不得傷害到別人而犧牲了自己。和煦的笑容彷彿讀盡了千年以來的王侯將相、愛恨恩仇，只有在讀到新聞上的不公時，藏在皮囊以下的那副古道熱腸，才會稍露眉角。不知從何時起，娜娜看到子言的笑容，心中便會感到一絲甜蜜的滿足，擅長物理與數學的自己，竟無法以數學的邏輯解釋這份溫暖。或許，這就是少女心事吧。「你好像比暑假前黑了一點對吧？」娜娜漫不經心地向子言問。子言有點錯愕粗心大意的娜娜竟會留意到自己微不可聞的變化，隨手拿起了娜娜藏在抽屜裡的隨身鏡，假裝對著自己的臉看了幾眼，才靦腆地點頭回應。子言竭力按下了心中的緊張，畢竟點一點頭已幾乎用盡了他所有的勇氣，然而娜娜卻認為這是不欲溝通的信號，有點傷心地收回了話頭，與小蓮外出吃午飯了。「怎麼氣鼓鼓的？」小蓮拿著手提電話自拍，然後把照片好好「料理」過後便上傳到社交軟件之中。不消片刻，螢幕上便傳來一個又一個的讚好提示。「就一個暑假！不足兩個月的時間！李子言便裝得不認識我一樣！」娜娜心中有氣，從胸口的袋子裡取出一本袖珍簿翻到將近末頁的地方，寫下了2019年9月1日，李子言冷淡地回應我久違的問候。「欸，小氣簿快要寫滿了呢！」小蓮一把搶過了簿從頭翻起，只見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不同的日子，不同的事件，共通的只有都是關於李子言。「這麼多年的事，你都寫了在裡面嗎？」小蓮語帶嘲諷的問，娜娜本來已被曬得發紅的臉又蒙上了一道朝霞，半晌才害羞地點了點頭。「由我喜歡他，五年以來的每一件事，都在裡面了。」娜娜的聲音薄如寒蟬，卻都收在了小蓮的耳中。子言此時卻獨坐在班房裡，打開家裡送來的新鮮飯盒，他不徐不疾地一口又一口，優雅地吃著午飯，心中卻猶回味著剛才與娜娜短暫的交流。「如果我能勇敢一點，坦率一點就好了。」子言心想。吃完午飯後，子言看看牆上紅色的膠時鐘，還有半個小時午休才結束。他從抽屜的底部抽出了一本拍紙簿，悠然自得地寫下了一篇大約三百字的文章。「還有十五分鐘呢，還是先睡一會吧。」午後的數學課，是子言最感煩惱的一個科目。他時常向朋友埋怨，為什麼大家的數學都比自己要優秀。而友人們總會在子言考試之前，耐心地為他解開一個又一個的疑難，好助他捱過現代教育的摧殘。子言也會為兄弟們解釋文本中的意義和一些答題技巧作為回復，一群男生總是在泥沼中互相扶持，才把六年的中學生涯，又或稱為香港資本家的奴隸選拔工程捱過去。

娜娜本在欣賞子言睡著時的模樣，修長曲折的睫毛，飽滿的面頰，白皙的肌膚，就算是個女生也得是個美人胚子呢。「快起來，喂！」卻在看得正入迷之時，數學老師不識相地完結了娜娜每日最期待的時間，子言揉著惺忪的雙眼，竭力地抵抗腦中的睡意，把身子撐了起來。「謝謝。」數學課完結後，子言微笑著對娜娜說。這是今日他們的第一句話，也是最後一句。「李子言，快走吧！辯論比賽要開始了！」郭志明在確定數學老師離開課室後，足下生風地闖進了二人的空間中把欲言又止的子言拉走了。「真不識相呢。」娜娜心中嘀咕，同時拿出了本子。光陰流轉的時間比二人想像中的還要快，有些時候娜娜會思考怎樣把時間延長，從物理的角度上看，到底有沒有方法能把一秒變成兩秒呢？也有些時候子言會想起蘇東坡的《前赤壁賦》：「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似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」

「時間是否真的無盡呢？「如果時間能過得慢一點就好了。」仲夏的夜空中，彷彿響起了二人的心聲。可惜時間不像我們的父母，總是溫柔地撫著孩子的腦袋，答應他一切的要求，無論那是多麼的無理。時間轉眼間便來到在學的最後一天，過了今天，大家都要為公開試努力，今天的子言上學時行得特別緩慢，像是想貪婪地把沿路的一切都收進腦海之中一樣。而另一邊廂的娜娜卻走得份外焦急，她想搶在子言之前到達校門以外，和他一起步進校園，為這六年的中學生涯作結。「你遲到了呢，李子言。」娜娜在校門外的拐角處等了大半個小時，卻沒有等到子言。「對啊，潘娜娜。」子言沒有像往昔一樣藏頭露尾，反而正面回應娜娜，四目交投的一刻，娜娜下意識地想別過臉去，卻強自按下心裡的害羞，與子言對視。「反正遲到了，不如去吃個早餐吧。」爽朗的子言大方地邀約娜娜，並隔空遞出了手。子言一反平素的內斂、害羞，背著陽光的身影使得娜娜一時間呆了，她竟爾分不清正在閃耀的，到底是清晨初夏的陽光，還是眼前這個多年內，令自己魂牽夢繞的男孩。「嗯，走吧。」娜娜的嘴角泛起了一絲漣漪，壓倒了周遭的景色，在子言的腦海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畫面。或許青春就是一幅又一幅讓人回味終生的名畫，每個人眼裡的畢加索都不一樣。「表白了吧？」志明一口又一口地啃著漢堡包問。子言輕嘆著苦笑搖頭，然後喝下了一口冰咖啡。「明明坦率一點，兩個人都能得到幸福。」「可能本子裡說的都是我的壞話。」「一個女人能用一本簿說一個不喜歡的男人的壞話，你信嗎？」「可能吧。」「辯論隊長是個感情啞巴，可以寫一本小說了。」「感情是不講道理的。」「不講道理的是女人而已。」

「李子言，你的成績怎樣了？」「還.....還好吧，應該沒什麼大問題。」「是中文大學嗎？我記得你之前說過想念中文系的。」「這個成績應該直接保送了，你看看。」「真的，你連數學也考得不賴呢！」「嗯，真是不堪回首的兩個月，你呢？」「我.....你猜！」 娜娜沒等子言說話，轉頭便跑掉了，敏銳的子言似乎聽得出一絲的不安，卻不知道等待著兩人的是什麼。隨後的一個下午，子言都忙著和同學拍下最後一天，他從來都沒有像今天一樣，不停地笑，不停地在這個生活了六年，乏味無比的校園的每一個角落裡，留下自己的足跡。他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身影，活在了新生們的身體裡似的，也彷彿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步履，跟隨著老師們的腳印後一樣。身邊的志明卻沒有如子言般春風得意，他只是牢牢地跟隨著最好的朋友，他心中清楚過了今天，自己與子言的軌跡將會越來越遠，所以心裡下了一個決定：就讓我成為他們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人吧。「怎麼了？」子言狐疑地看著志明，卻在看見對方身後的娜娜時閉上嘴了。一切顯而易見，子言感激地向志明點了下頭，所有的事情毋須多言。志明識相地退場了，禮堂旁的副梯只剩下情竇初開的二人。「我喜歡你。」娜娜沒有讓沉默維持太久，一向勇敢的她率先發起了進攻。「我也是。」子言沒有像以往一樣退避三舍，正面迎上了娜娜的目光。這個十分簡短，沒有什麼波折的故事就此畫上句號。然而，現實是沒有結局的。不久後的夏天，子言淚流滿面地凝望著棺木裡安睡的娜娜，傷心欲絕地送了她最後一程。